

风向标

公共艺术 讲述城市故事

□李转丽

深蓝色的天幕中，偶尔有一颗星星划过，抬头望去，可以找到属于每个人的星座。上海12号线地铁国际客运中心站的“璀璨星空”曾给多少人带去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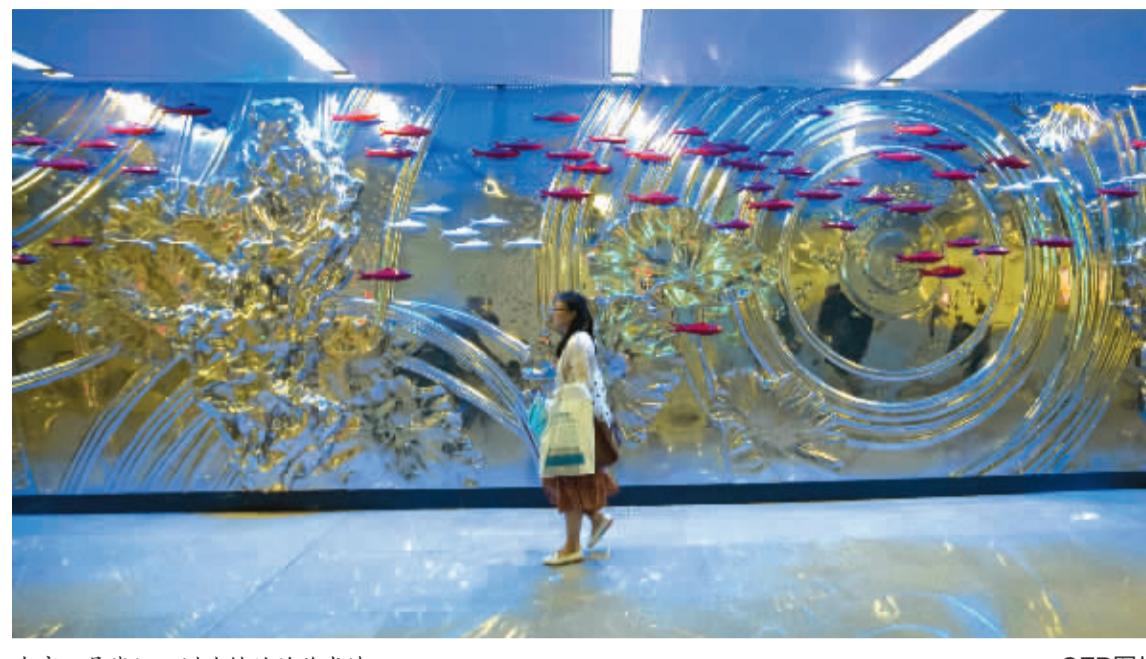
2014年12月28日，北京地铁6号线二期、7号线、14号线东段、15号线一期西段四条地铁新线同日开通。与以往不同的是，更多的公共艺术品走进地铁空间。它们将城市、公众与文化融合在一起，表达着艺术与城市、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公众的互动互联，开创了地铁公共艺术创作的新篇章。

地铁艺术让行走变得有趣

在众多的地铁艺术品中，北京地铁8号线南段南锣鼓巷站中的“北京·记忆”地铁公共艺术作品引发业内关注。据媒体报道，在地铁公共艺术作品中运用多领域、跨学科的创作方法与观众产生互动，并以公共艺术计划的形式来推进地铁公共艺术的创作，这在国际上尚属首次。

“北京·记忆”的灵感来源于琥珀，通过琉璃铸造这一传统工艺将逐渐被遗忘的老北京记忆封存在作品中。一枚徽章、一张粮票、一个顶针、一条珠串、一张黑白老照片、一个老字号品牌……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勾起人们对北京的美好记忆。此外，它还设置了供手机扫描的二维码，通过手机扫描，市民可以阅读该物件背后的故事并观看相关视频，还可以通过留言等方式进行互动。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中国公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王中教授表示：“这个艺术计划的顺利实施，可以阶段性地引领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这个方向充满着民众关怀，这个方向不依赖于大体量和高成本，这个充满中国人文精



南京10号线江心洲地铁站的艺术墙

CFP图片

神和地域气息的方向应该是中国公共艺术的一个重要走向。这个作品展现了中国独特的民俗色彩和制作工艺，如果后期的传播得当并能够永久陈列，那么这个艺术事件将载入世界公共艺术史册。”

郑州地铁一号线会展中心站的“钢琴台阶”也颇具趣味。这里的上下台阶随着乘客踩上去，台阶会发出不同的音阶，如同一台巨大的钢琴，让公众在行走之间领会艺术的魅力。南京10号线江心洲地铁站也非常有特色。它是我国第一座完全在长江中的地铁站，水是江心洲地铁站的主题。该站艺术墙以水为基调，以江水、游鱼、荷叶、假山等为视觉元素，刻画出鱼戏荷叶间、假山掩映水中的江南烟雨的幻象，并将红色的鱼儿置于画面上方，感觉要跳出水面似的。

“公共艺术的诞生并非艺术家为抒发自己的情感或观点，而是完全从城市规划和公众生活的角度出发，美化环境，美育社会，以艺术的方式让社会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在西方社会，公共艺术已经成为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一项，也是公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点缀。”资深媒体人知闲表示。

公共艺术任重道远

我国的公共艺术佳作寥寥。

“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号召力。以北京为例，在地铁公共艺术设计方面，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壁画，形式过于单一。在今天，艺术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公共艺术更是彰显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要素。然而，很多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对于艺术一窍不通，因此很多公共艺术作品由‘审美’变成‘审丑’，遭到公众批评。”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化创意与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蔺道军指

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韩国的‘建筑物之美术装饰品法’，这条公共艺术支持条例规定开发商除了提取开发投资额的百分之一（以下）为建筑物设置艺术品之外，还可将其经费捐赠国家文化艺术振兴基金会。”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隋建国的亲身经历也许可以给我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隋建国1991年时曾问刘开渠先生：1984年以来，中国的城市雕塑运动也开展七八八年了，可依旧是泥沙俱下，问题出在哪里？刘先生说，因为是刚刚开始，雕塑家没有经验，城市管理者也没有经验，过几年希望就会好起来。

但是现在离当年说话的时间又过去25年了，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善。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城市建设，是很重视城市雕塑的。人们普遍接受一个常识，那就是城市雕塑非常提升城市品质，所以这方面的努

力是有的。不过，我们的筛选和参与机制，不像欧美国家那么成熟。比如我的作品进驻费德曼广场，是经过一个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的推荐。他们有成熟的信息和推荐渠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费德曼广场历年所展出的雕塑，基本都是近几年在全球比较活跃、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

公共艺术需要政策支持

目前，我国的城市公共建设依然方兴未艾，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共艺术是不能摒弃的公共建设投入，这一点也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缺乏积极有效的推动政策成为公共艺术发展的瓶颈之一。

在美国，关于公共艺术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有专门的条例、法规，如华盛顿政府就在2009年制定了《华盛顿特区公共艺术规划》，这是一个制定设计原则和行动指导纲领的规划，强调公共艺术作品必须融入城市空间的肌理。而圣迭戈市政府则规定，文化与艺术委员会至少每5年为一个周期，对圣迭戈市所有的公共艺术作品进行一次重新的价值评估。通过检视其作品的质量和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考虑是否转移或者出卖公共艺术品。也就是说，每一件公共艺术品在建好后都不会一劳永逸，城市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公共艺术也必须符合这座城市当下甚至未来的定位。如今，在美国的很多城市，随处可见的公共艺术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格调，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公共艺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或许，每个城市都要经历一个混乱、落后的时期，但它如何摆脱这种混乱和落后，才代表了其未来的潜力和未来的样子。完备的法规体系、完整的设计流程、完美的艺术追求，希望我国的公共艺术建设早日进入一个良性发展期。

速递

“走近巴黎”艺术群展

近日，“走近巴黎”艺术群展在北京力利记艺术空间隆重开幕。此次展览展出Adrien Lecuru、Alexandra Roussopoulos、Benjamin Swaim、Cathryn Boch、Joel Person五位法国艺术家的精品力作。

五位艺术家在法国艺术舞台已崭露头角，是法国当代艺术的弄潮儿。走近巴黎，走入他们，展览旨在展示法国当代年轻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与绘画语言，让观众在欣赏不同民族和文化带来不同的艺术体验的同时，感受法国当代艺术的理性与自由。

与陈丹青一起聊画画

2015年1月16日下午3点，陈丹青在今日美术馆1层艺术书店和读者们再次见面。此次见面的地点既然在今日美术馆，那么人迹随俗，陈丹青将作为一个“画家的人”，与读者们“回到原点”，聊聊他与绘画有关的见闻与故事。

现场还有陈丹青几乎全部的画册，如《我与西藏组画》(2009)、《归国十年》(2010)、《四十年的故事》(2011)、《静物：陈丹青画册写生1998—2014》(2014)，以及他主要的文集，如《无知的游历》、《多余的素材》、《退步集》、《谈话的泥沼》、《荒废集》等。

“青花·水天堂”王伟中画展(南京站)



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的“青花·水天堂——王伟中画展”将于2015年1月23日下午在南京金陵美术馆开幕。

王伟中先生是一位中国旅美画家，也是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研究中心研究员。此次画展将展出他近期创作的六十多幅画作，在这些作品中，他用丰富、细腻、自由的艺术语言建构起自己的理想国：艺术家借助于自然事物的感应，绵延着中国文化的气息和精髓，把生活中的无我逐渐向自然中的真我完善，从而获得超然的笔墨意象。

“当量”

2014湖南省油画学会年度作品展



由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当量”——2014湖南省油画学会年度作品展于2015年1月17日在长沙力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我们选择了一个含有内爆性与建构性意义且具有能量意象的化学单位——“当量”，用作为湖南省油画学会本次年展的主题，以此唤起人们对于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现状的警觉，并宣示我们所应担当的时代使命与努力奋斗的方向。

湖南省油画学会自2012年7月正式成立以来，每年都推出一个具有主题内涵的展览，第一个展览乃是“从写实出发”，去年是“异动”。从“出发”到“异动”，从“异动”到“当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念和内在逻辑。

“对焦具象·中国经典”油画作品邀请展

由世界军事美术广场东空间主办的“对焦具象·中国经典”油画作品邀请展于2015年1月17日在京798艺术区世界军事美术广场东空间隆重开幕，此次展览推出27位艺术家创作的油画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为最新创作。

“具象”作为写实主义画家的一贯手法，因其在造型上更容易加强思想性的暗示和强调，成为很多画家惯用的题材通道。如果说抽象艺术是一种游离艺术的话，那么具象艺术就是那个保持深情张望的对象。它们相近而各自分离，有着自己独特的形象。无论西方古典艺术还是中国古典艺术，都是人类美术史上长久存在的艺术形式，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看似简单的画面勾勒，一个或者多个故事情节，用这种特殊的言语记录了这个世界的一幕。重要的不是具象，而是艺术家通过技法在“具象”中找到自己，选择“油画”的方式表达属于中国古典的温润。

圈点

微信朋友圈里那些艺术事

徐悲鸿和他的弟子们

□毕武英

2015年1月17日《师·道：徐悲鸿及其学生作品展》在位于北京酒仙桥的翰海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因为徐悲鸿，也因为他的弟子中不乏吴作人、萧淑芳、冯法祀、艾中信等中国美术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这个展览还没开始，艺术的微信朋友圈中就掀起了股徐悲鸿热，徐悲鸿师生们的那些往事被再次提起。

1927年9月初，徐悲鸿结束八年留学生回国后，将写实主义视为使中国文艺得以复兴的良策。1942年徐悲鸿筹组中国美术学校、1946年重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49年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合并组建中央美术学院的时候，有不少学生出自中央大学艺术系。

据本次展览顾问、中央美院教授曹庆晖调查，自1946年至1966年，先后被北大艺专、中央美院聘任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生、毕业生计22人，其中就包括此次《师·道》展中的吴作人、萧淑芳、张安治、冯法祀、孙宗慰、艾中信、文金扬等人。由于这22人不完全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成绩，其中有部分是徐悲鸿的旁听生，因此被统称为“悲鸿弟子”。这些弟子除个别籍贯北平，大多数是南方人，与徐悲鸿有天然的乡土情结。

因此，当其中绝大多数弟子在1946年至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先后因徐悲鸿召唤而进入北京时，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北京画坛在上世纪20年代就形成的由南方画家主导的格局。

徐悲鸿对美术教育的关注，可以从弟子艾中信的回忆中找到，他在一篇追忆恩师的文章中提到，1951年徐悲鸿在二十多年持续不断的教育工作中，培养了五辈人才，绵延至今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美术教育学派。”而这个学派，后来被我们称为“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美术史的走向。

艾中信说，徐悲鸿“在二十多年持续不断的教育工作中，培养了五辈人才，绵延至今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美术教育学派。”而这个学派，后来被我们称为“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美术史的走向。

收藏

徕卡拍卖：一张照片引发的悬念

□萧蔷

新年伊始，一件徕卡相机拍卖的旧事还未画上句号，让众多的徕卡粉丝心存悬念。

2014年7月，有消息称前苏联著名战地摄影师叶夫根尼·哈尔杰伊用过的徕卡III相机年末将在香港拍卖。他用这台相机拍摄了大量的二战题材作品，其中人们最熟悉的就是那张《胜利旗帜插到帝国国会大厦》。这台徕卡III饱经风霜，但机身冷靴前的257492序列号依然清晰可见。相机搭配的标准镜头，序号为471366。承担此次拍卖的香港宝龙国际拍卖公司给出的指导价约合人民币240万元至360万元。

这张《胜利旗帜插到帝国国会大厦》的诞生耐人寻味。当时苏联英雄米哈伊尔·米宁已将红军旗帜插上了柏林议会大厦，但叶夫根尼接到命令，带领几名士兵登上国会大厦楼顶补拍。照片里面象征着战争的硝烟是摄影师在底片上制作的。当时挥舞旗帜的士兵两只手上都带着抢来的手表，为了维护苏联军队的形象，手表也被摄影师处理掉了。

虽然这次拍卖的最终结果未见诸媒体，但徕卡相机收藏热却经年不减。

质量就是生命

据说在英国，一些绅士虽不拍照，身上也常挂一台徕卡作为身份的象征。日本是相机生产大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徕卡迷。在摄影界，徕卡早已不单是一种拍摄工具，而成为一种文化。

1913年在德国威兹勒，蔡司公司的工程师奥斯卡·巴纳克创造了徕卡UR系列，这离徕卡正式上市还有12年。

这种起初用于风光摄影的便携式相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35毫米标准电影胶片的相机。徕卡不仅成为一个相机品牌，还开创了135相机的发展史。

据相关文献记载，巴纳克根据自己的手臂，按照从手掌到臂端的长度截取电影胶片，分成36帧，他设计的摄影负片标准沿用至今。

在摄影界，徕卡系列相机几乎是神话。半个世纪外形不变，极简单的功能，绝不妥协的制作，徕卡已凝聚成一种独特的文化。

据称，徕卡从半个世纪前推出M3机型至今，从没改过外观设计式样。历经百年的市场验证，徕卡的设计充满前瞻性，具备成为经典的全部元素。

徕卡M机身的长高之比非常接近黄金比，古希腊人认为世界上最美的长宽比例是1:0.618，徕卡的长宽比是

1:0.58，大道至简，徕卡的外形简洁，柔中带刚，朴实质地透着优雅。它没有可有可无的冗件，零部件最少化，使之达到“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境界。

徕卡相机的制造充分显示了德国高超的金属加工工艺，每一个平面、按钮和接缝都做得无可挑剔。据说日本相机的制作公差是万分之三，而徕卡的公差是万分之一。相机机身小，但分量不轻，用料很厚，非常坚固耐用。

徕卡稳定的工艺质量在35毫米M系列中充分展示。M3、M2、M1、M4、M6的先后出现让取景器中的世界变得异常透明。1954年问世的M3机型预示着1925年以来一直持续生产的“巴纳克”型徕卡退出历史舞台。该机镜头接口由螺口转换成卡口，并搭载取景框与所使用镜头自动切换等诸多新功能，该机型震撼了当时的照相机行业和摄影界。

1984年开生产的徕卡M6是相机制造的巅峰，在设计上实现了“电池的非必要性”，其中极少的电子元件只负责测光，使之能够持续不断地使用，无论在摄氏零下25度还是在零上60度，都可以正常工作。M6的机身由104个部件组成，每一部分都由熟练技工亲手调校，不合格的产品绝不能进入下一工序。徕卡的每一台机身都有技师的签名，以此作为品质的承诺。

二战期间，盟军轰炸机对德国的工业城市进行轮番轰炸，连柏林都难幸免。但工业重镇威兹勒却被美国军方指定为唯一不被轰炸的城市，因为这里有徕卡相机制造厂。徕卡相机不仅是许多美军飞行员的至爱，也是美国战地记者的必备，而巴顿将军又是徕卡相机的“大粉丝”。

“质量就是生命”，徕卡相机挽救了威兹勒这座城市。

徕卡也有缺憾

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占据了德国西部地区，徕卡工厂位于其中，被美军很好地保护起来，而蔡司工厂位于德国东部，在被苏军占领之前便被炸毁，其后一部分在当地传承，一部分被搬到基辅，但战前徕卡、蔡司分庭抗礼的局面不复存在。

二战期间，徕卡相机主要供给德军军用，损耗严重，对材质要求也很高。当时相机材料大都从美国进口，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为使黑白胶卷发挥更好的影像效果，徕卡曾从美国柯达公司进口红布帘并获得技术上巨大的成功。工厂提供的军需相机质量非常可靠。在德军攻打苏联时，天寒地冻，相机无法工作，徕卡研发了适合

在寒冷地区及高空使用的相机，装置了更多的微型轴承并且涂上防冻油。美国宣布参战后，德国很多物资短缺，这也影响到徕卡相机的制造，原本要镀铬的由于金属短缺而改用油漆，还只能用军服色，因为只有这种颜色，所以布帘的材料只能改为降落伞布料。这些不得已的改动使相机零件寿命大打折扣，所以，全世界的徕卡迷都知道，1946年到1951年期间的徕卡相机经常出现质量不过关的情况。

“科技古董”

有如机械名表中的百达翡丽，徕卡早已成为机械相机的翘楚。随着一代代伟大的摄影家和伟大的摄影作品的出现，徕卡相机也成为一种历久弥新的收藏。

2012年5月，在维也纳的韦斯特利希特摄影器材拍卖会上，一台1923年制造的徕卡I系列相机最终以216万欧元的价格成交，约合人民币1748万元。这台徕卡相机拍卖的世界纪录保持至今。半年后，香港邦瀚斯推出首场徕卡相机专拍，一台Luxus I斩获746万港币的全场最高价。这也引发内地拍卖行的积极探索，北京保利提出“科技古董”概念，并在当年12月份举办了首场徕卡相机拍卖会。

摄影大师布勒松这样形容拥有徕卡的感受“犹如一个温暖的吻，枪手的一次射击，或者是心理学家的那座躺椅。”“如果没有忠实陪伴我的徕卡，那一幕幕历史或许早就成为纷纷飘落的记忆。”

徕卡能成为“古董”，缘自“坚持与严谨”的德国工业理念。虽历经百年，徕卡的外观依然未有颠覆性的改变，仍似大一号的录音磁带。其限量版也只在颜色、材质和镀金抛光方面有些改变。

业内认为，徕卡的品牌价值和历史沉淀对藏家来说是收藏因素的关键。特殊价值的纪念版、生产数量、使用者的名人效应，也是评价徕卡相机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的重要指标。收藏徕卡相机，首先，要选择限量版的，物以稀为贵；其次，要看相机的品相，品相决定藏品价值的高低。其中包括相机的机身、外观和相机内部的机械装置等。此外，生产年代越久远，相机制作工艺越精良，相机的收藏价值越大。

藏家提醒，徕卡相机的新旧程度、外包装盒、使用说明书、购货发票及皮外套等附件的完整性也是决定相机价值高低的重要因素，有时候外观的新旧可以相差十多倍的价格。